



王隱

陽貨想見孔老夫子，孔老夫子不去見，他便送給孔子一隻香噴噴的烤乳豬。孔老夫子趕陽貨不在家時，去他家裡拜謝，卻在途中遇見了他。陽貨對孔老夫子說：來！我有話要跟你說。陽貨說：身懷本領卻聽任國家迷亂，這能叫做仁嗎？孔老夫子說：不可以。陽貨說：喜好從政而又屢次失去時機，這能說是智慧嗎？孔老夫子說：不可以。陽貨說：時間流逝，年歲不等人的。孔老夫子說：好吧，我打算去做官了。

陽貨後來叛，時孔老夫子五十一。推斷陽貨與孔老夫子這段記載發生在孔老夫子近五十歲，此時孔老夫子已自知天命，即已明白道之不行，不過，徹底放棄從仕之念，尚有待時日，所以這裡在回答陽貨之際，雖不欲仕之，還是回答說將要仕。

孔老夫子到底想不想見陽貨？即兩人相遇於路上，到底是不期然而然，還是夫子有意為之？就仕與不仕而言，孔老夫子自認無可無不可，那見陽貨於路上是不是就是無可無不可？如果夫子有意為之，這個難度特別高。又要待陽貨不在家去拜謝，又要待去其家後能與之相遇途中，太多巧合與心計，恐怕已不是夫子之為了。

我覺得最後一句話，孔老夫子說：諾，吾將仕矣。可以有兩種翻譯，一種是說將來時，我即將出來做官，一種是說可能性，我打算出來做官。

我覺得應該是後者。孔老夫子不願意與強權家臣正面起衝突，只是就理說理，你說的道理，我都同意，我也會出來做官，這些話也都說了出來。但是沒說出來的話，應該是，我打算出來做官，但是不會在你的領導之下做官。孔老夫子寧可周遊列國，也不願意同流合污。